



慈母

■申弓

提起那条路,足以怕三世!

虽说仅是一天就能到达,可这天的旅程是340公里,得早起6点先赶到省城,顺利的话,乘上中午到农场的唯一班车,步行40至60分钟,再过一条约50米宽的河,就算到了队部,然后想办法填充肚子,然后接见犯人,然后是分离,是哭。第二天早上,又得摸黑上路,否则赶不上那唯一的班车,便要白耽误一天。

每次去来,都是这样的匆匆。

头一次去,是清明时节。岳母给我准备了一担食品,生怕饿坏她那宝贝儿子。担子上了肩才觉得担子沉,久不挑重,回来我的肩膀足足痛上一个星期。

回到家头一件事,就是第一时间向岳母汇报小四子的情况:生活好,身体好,改造也好,就只是缺少自由。

岳母的眉头稍舒。可没过两天,她便说:“我得去趟农场,看看小四子是个怎么个关法。”

我自知,汇报时,虽然对“缺少自由”轻描淡写,可有什么办法,下次汇报接受教训就是了。

岳母老了,虽然才五十多,可因为儿子被捕的忧伤,一下子老了许多,似乎行动也有些龙钟了。我同妻子都有个共同的心愿,农场的路,由我们去走;农场的苦,由我们去吃,千万不可让老人家去冒那个艰辛,更何况,到了那里,迎接她的还有悲伤,还有愁苦。

然而,她老人家要去,谁能挡住?

于是,她去了。

回来时,虽然明显地又老了两年,可她的心似乎扎实了。

中秋月儿圆了。可月儿一天圆似一天,岳母的眉头却一天皱似一天,每日里总是听到她在叹气。

我明白,老人家又在想小四子了。

前次是我去,这次便轮到了妻子。岳母为了她的上路,足足准备了三天,买面,买肉,买蛋,买水果,买饼,买猪油。收拾停当,又是足足一担,放到肩上,小扁担的两头硬是往下耷,然而还嫌不够,临走,还要加上一袋花生米。

妻子的爱弟之心一点也不逊于其母。来者不拒,多多益善,星期六早上出发,星期天晚上回来,只请半天的假,一切按我第一次所划的线路运行。

回来时,妻子一边抚摸着被压疼了的肩膀,一边汇报情况:“小四子身体好,改造好,也比前胖了点。”

“还能胖?”岳母眉头舒展开来,末了,还不相信:“我怕虚胖,发水肿会有!”

“我用手捏过他的肌肉,结结实实的。”妻子笃实地说,“不过,似乎是黑了一点,可能是晒太阳多了。”

“这我放心了。”

可是没过三天,岳母便又上街买回一袋食品,有饼,有面,有糖,有油。我、妻子都明白,岳母又要亲自行动了。

果然,晚上,岳母说:“我得去趟农场,看看小四子黑成什么样?莫不是熬出病了?”

“妈,我才去没几天……。”

“你去归你去,我得见见小四,都半年多没见了!”

于是,岳母又摸黑上了路。

小四服刑才八个月,我们已经跑了四趟。当然,这四趟,有一半是多余的,可是能分清哪两趟是没有必要的?

不过,有一条,岳母真要去,那可是谁也拦不住的。

眼光

■李炳来

还是在刚过春节的时候,娜娜就在一次饭局上对她的表弟虎子和豹子说:我给你们看中了一个发财的机会,只要听我的话,保证马上就让你们发个大财。

但娜娜也有话在先,那就是谁也不能对其他人说,包括自己的媳妇。

娜娜说,这几年咱们这里的房价一直在飞涨,唯一涨价小的地方,就是海京路的房子。我不说你们都清楚,十年前人们都看好那个地块,当时都把那里当成了好地段,然而由于这海京路一直没能修,多年来成了个三不管的地方,如今连进个车都不方便。只不过从现在的形势看,政府肯定不会一直不治理的,拖的时间越久,说明离

治理的时间越近。

虎子说,姐,你是不是得到什么信息了?娜娜说,我就一个普通老百姓,哪有什么信息不信息的,只不过我是在瞎想,但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这当姐姐的眼光。

豹子想,海京路的房价便宜这倒不假,但这事谁能说得清。早在十年前,人们就说最多三五年就一定会把这路修好,可转眼十多年过去了,还不是什么动作都没有?

倒腾房子,可不是咱说干就干的事,买一套房子,少说也是十好几万。

豹子在他们亲戚里面是个大户,但就算是手里有几个钱,那也是自己一分分积攒的血汗钱。他知道表姐的眼光一向很好,可投资炒

房,不是仨瓜俩枣的小营生。他知道表姐当着他 and 虎子的面说这买房子的事,主要是冲着 he 来的,再就是要堵住虎子的嘴,别到时说她偏一个向一个。这事在他俩面前说了,到时谁也没话说。

由于豹子没动这个心思,就把这事当成了闲话,也没在意。可在这不久,虎子却东借西凑地买起房子来。

转眼到了夏季,就在人们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时,市里突然用两个大土堆封住了海京路的两头,有消息人士说,马上就要开始修路了。

现在的事,只要干开了头,速度就是很快。没用一个月的时间,那原本连汽车都没法进的海京路,突然就变得宽敞明亮起来。



小桥

何中 摄



轨迹

■朱耀华

了忘了。”半个月后,他打电话,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取。字刚写好,墨迹还没干透。四个字:宁静致远。我遵嘱找到一家装潢公司,把那幅字精心装裱后,挂在了家里客厅中央。

柳浪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很多年后,他成了厅长。虽官居高位,心系一方百姓,柳厅长还是忙里偷闲,挥洒着他的书法艺术。报纸杂志请他题字,各种建筑物上都留下了他的手迹。他的墨宝也都被别人排着队重金买走。

我很少再见到柳浪。有关他的行踪,我都是从电视和报纸上得到的。有一天,我听到柳厅长落马的消息。这个消息很快得到了证实。贪污受贿,生活堕落,柳厅长没有逃脱这个俗套。很快,柳厅长在报刊上的题字被换掉了,建筑物上的墨迹也被铲得一千二净。

我去监狱里看过他。经准许,我给他买了几管毛笔,他说,他正在写悔罪书。他把已经写了一半的悔罪书拿给我看,蝇头小楷,状极工整。其中有一段话我感觉读起来有些拗口,经切磋,他作了修

改。柳浪的脸上有一层朦胧的憧憬,他说,将来有机会了,他会再出一本集子。

若干年后,柳浪最终刑满出狱,那时,他已经头发花白。我遇到他,在对他的称谓上,我费神了半天,后来觉得老柳比较合适。从小柳到老柳,中间全是折腾。老柳在街头一个巷子旁摆了一个摊,专给人写对联,有点卖字为生的味道。他写的对联不贵,一副二十块钱。比起他当厅长时,这完全是地板价了。不过,老柳生意并不好,我看到他经常面前摆着棋谱,在那里勾着头琢磨残局。

老柳去了我家。老柳的那幅字还挂在我家客厅中央,只是纸叶有点泛黄了。老柳说,我重新给你写一幅吧。我说不用,多放几年就是古董了。老柳笑笑。过了两天,他又来了,真的重新写了一幅,并且已经精心装裱。还是那几个字,不过笔力更加练达,气势不同往年。

我说,老柳,我给你钱。

老柳一拧眉头,乜着眼对我说,这个钱哪,你给不一起。



中国印

■胡若洋

历史长河承载着中华儿女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的浪花演绎着炎黄子孙的自强不息。无数龙的传人奔跑着,追随着汹涌的河水,在华夏大地上留下了密集而有力的足迹,形成巨大无比的中国印。

从盘古开天地的美丽神话开始,遥远的东方迸发出了生命的光芒,随后,炎黄子孙奔走在辽阔的中原大地上,满怀热情地留下了探索文明、追问苍天的足迹。沿着黄河和长江的源头,我们看到了将相上下求索,鞠躬尽瘁的足迹;我们看到了志士热血豪迈,为国效力的足迹。这些多姿多彩的足迹深深地烙印在河流的两岸。承载着五千年奋斗不息的足迹,不会被历史洪流侵蚀,只会愈来愈深,彰显瑰丽的文明史。

然而,中华儿女没有想到,美丽的山河会被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尽管他们脸上淌着泪,心中流着血,但为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国,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在屈辱中抗争,迈着或强劲或蹒跚,或疾速或缓慢的脚步,顽强地挣脱脚上的镣铐。正是千千万万赤子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在历史的河岸留下了无数鲜红的足迹,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和祖国的希望。

沉重的枷锁已去,代之的是欢快蓬勃的脚步。如今,龙的传人继续奔跑着,追逐着文明脚步,创造着奇迹,谱写着时代新篇。

古往今来,56个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和繁盛的足迹铸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年轮,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闪烁着鲜艳耀眼的光芒,这就是中国印!

